



日本訪書志第一冊

12
1818
1



42
1818
1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日近物切指

十品齋

東莞黃
志學謹
署

Red circular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卷緒小西嘉平
月〇〇蘇園開周

无緒庚辰之夏百致應大埔何公使
如璋之召赴日本元當隨貧於其
書肆頗得舊本旋交其國醫曾貧
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
錄索之會通義黎公傑庶昌接
任議刻古逸叢書囑守致極力搜

訪而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
幣得屬有天幸以茲所携古今
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見者彼此交
易於是其國著錄之書廣集十
篋中每得一書即取為考其原
委別紙記之久之得廿餘冊擬歸

後與同人生相考證為之提要登歸
趙黃岡散官任同好者絕無其人此
稿遂束高閣而遠方姚古之士嘗
以書來意觀其目因檢舊稿添
乙不易辨時以茲又就館省垣原書
多藏黃澍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

直清晰者付書手錄之聲為十六
卷見聞之疏陋體例之舛錯皆所
不免又其中不盡罕見之書而驚
人祕及高多未錄出者良以精力
衰頹襄助乏人致斯缺憾倘天假
之年或當并出所得異本盡以

告世人也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教自
記於兩湖書院之東分教堂

日本訪書志緣起

余生僻陬家尠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東來
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尙存之語頗有摻羅放佚之
志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爲何本乃日遊市
上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而足遂有三萬餘卷
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齋然未獻之書因
以諸家譜錄參互考訂凡有異同及罕見者皆甄
錄之夫以其所不見遂謂人之所不見此豈豕所
以貽譏然亦猶有秘文墜簡經余表章而出者不

可謂非採風之一助也

日本舊有鈔本經籍訪古志七卷近時澁江道純森立之同撰所載今頗有不可踪跡者然余之所得爲此志之所遺正復不少今不相沿襲凡非目覩者別爲待訪錄

訪古志所錄明刊本彼以爲罕見而實我國通行者如劉節之藝文類聚安國徐守銘之初學記馬元調之元白集之類今並不載亦有彼國習見而中土今罕遇者又有彼國翻刻舊本而未西渡者

茲一一錄入

經義考每書載序跋體例最善愛日精廬藏書志遂沿之茲凡四庫未著錄者宋元以上並載序跋明本則擇有考證者載之行款匡廓亦詳於宋元而略於明本

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爲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爲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皆我國所未聞其見於七經孟子考文者每經不過一二種實未足概彼國古籍之全

考文一書山井鼎校之於前物觀又奉勅校之於後
宜若彼國古本不復有遺漏不知考文刊於享保
中當我康熙末其時彼國好古之士亦始萌芽故
故所傳易單疏本尚書單疏本毛詩黃唐本左傳
古抄卷子本皆為考文所未見其他遺漏何怪焉
日本古鈔本經註多有虛字阮氏校刊記疑是彼國
人妄增今通觀其鈔本乃知實沿於隋唐之遺詳見
陸氏釋即其原於北宋者尚未盡刪削如志中所
文中詩經註鈔本載尚書毛今合校數本其漸次剷除之迹猶可
猶多虛字

尋阮氏所見經註本大抵皆出於南宋故不信彼
為唐本

日本文事盛於延喜天平當唐之中葉厥後日尋于
戈至明啟禎間德川氏秉政始偃武修文故自德
川氏以前可信其無偽作之弊古文孝經固非真
孔傳然亦必司馬貞劉子元所共議之本提要疑
是宋以後人偽作未悉彼國情事也

日本氣候固無我江南之多霉爛亦不如我河北之
少蠹蝕何以唐人之迹存於今者不可勝計蓋其

國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雖屢經火災而不燬至於鈔本皆用彼國繭紙堅紉勝於布帛故歷千年而不碎

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學外以金澤文庫爲最古當我元明之間今日流傳宋本大半是其所遺次則養安院當明之季世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鮮古本此下則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樓爲最富雖其楓山官庫昌平官學所儲亦不及也又有市野光彥澁江道純小島尙質及森立之皆儲藏之有名者

余之所得大抵諸家之遺

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爲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澁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躋壽館目錄多紀丹波元堅撰所載今著錄家不及者不下百種今只就余收得者錄之

日本崇尚佛法凡有兵戈例不燬壞古刹故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儲唐經生書佛經不下萬卷卽經史古本亦多出其中今茲所錄仿舊唐書藝文志之例收諸家之爲釋氏而作者其一切經雖精妙

絕倫皆別記之

日本頗多朝鮮古刻本皆明時平秀吉之役所掠而來如姓解草堂詩箋等書余詢之朝鮮使臣並稱無傳且云秀吉之亂其國典籍爲之一空然則求朝鮮逸書者此地當得半矣

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鬻於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猶憶前數年有蔡姓者載書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饒季音得南宋板呂氏讀詩記一部據云宋元槧甚多意必

有祕笈孤本錯雜於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於殘賸之後不能不爲來遲恨亦不能不爲書恨也

余之初來也書肆於舊板尙不甚珍重及余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爭之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嘉靖本亦視爲祕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尙之篤使彼國已棄之肉復登於俎自今以往諒不至拉雜而摧燒之矣則彼之視爲奇貨固余所厚望也

近日則聞什襲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日本學者於四部皆有撰述朝事丹鉛暮懸國門頗
沿明季之風然亦有通材樸學卓然可傳者反多
未授梓人如狩谷之和名類鈔
箋丹波之醫籍考擬別爲日本著述
提要故茲皆不錄入其有采錄古書不參彼國人
論議者如醫心方和名類聚之類皆千年以上舊
籍尤爲校訂之資故變例收之至若朝鮮爲我外
藩桂苑筆耕集已見於唐志今茲亦隨類載入醫
方類聚日本有活字本亦醫籍之淵數也
皇侃論語疏羣書治要及佚存叢書久已傳於中土

此錄似勿庸贅述然皇疏有改古式之失治要有
鈔本活字二種他如古文孝經唐才子傳臣軌文
館詞林難經集註皆在佚存
叢書中彼國亦別本互出異
同疊見則亦可略之

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黃村島田重
禮三人嗜好略與余等其有絕特之本此錄亦多
采之唯此三人之外余罕所晉接想必有驚人祕
笈什襲於金匱石室中者幸出以示我當隨時補
入錄中亦此邦珍重古籍之雅談也

志中急宜刊布者經部之易單疏書單疏萬卷堂之
穀梁傳十卷本之論語疏小學類之蜀本爾雅顧
野王原本玉篇宋本隸釋子部之台州本荀子類
書之杜臺卿玉燭寶典邵思姓解醫家之李英公
新修本草楊上善之太素經集部之文館詞林十
卷佚存叢書所刻僅四卷是皆我久佚之籍亦藝林最要之
書使彙刻爲叢書恐不在士禮居平津館下也若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釋希麟續一切音義十
卷此小學之淵藪一部傳而漢唐文字音韻之書

皆得以見崖略顧卷佚浩繁力不能贍世之高瞻

遠矚者或亦有取於斯

厥後黎公使多以刻入古逸叢書

前人譜錄之書多尙簡要敏求記唯錄宋本 天祿

琳琅愛日精廬拜經樓藏書則兼采明本時代不
同故也而張金吾論說尤詳余之此書又詳於張
氏似頗傷繁冗然余著錄於兵燹之後又收拾於
瀛海之外則非唯其時不同且其地亦不同苟不
詳書將有疑其爲郢書燕說者且錄中之書他日
未必一一能傳則存此崖略亦好古者所樂觀也

凡習見之書不載撰人名氏其罕見之品則詳錄姓氏間考爵里

古鈔本及翻刻本多載彼國題記其紀元名目甚繁若必一一與中土年號比較詳註則不勝其冗今別爲一表以便考校

光緒辛巳二月宜都楊守敬記

足利活字本七經

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箸七經孟子攷文者是書印行於日本慶長時當明萬曆年間其原係據其國古鈔本或去其注末虛字又參校宋本故其不與宋本合者皆古鈔本也日本刻經始見正平論語及翻興國本左傳又有五山本毛詩鄭箋其全印七經者自慶長活字本始余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見一經卽購存積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蓋活字一時印行雖

言部 卷一
多久卽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蘭雪堂活字
本亦印於明代今日已成星鳳山井鼎當我康
熙年閒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國大學始有
全部無怪近日之更難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
諱多缺筆當是全翻宋本是不然蓋其刻字時
仿宋本字體摹入故凡遇宋諱亦一例効之實
不盡據宋本證之余所得諸古鈔本而後知參
合之跡顯然且尙書禮記字體非仿宋本者卽
不缺筆可以釋然矣

周易正義十四卷

舊鈔本

單疏古鈔本無年月狩谷望之求古樓舊藏相
傳爲弘治永祿閒鈔本首周易正義序次周易
正義第一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勅撰定第二卷以下並同但無定字
凡標經注起止並大字居中正義則雙行小字
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以大字計其文字大抵與
明錢保孫所校宋本單疏合乾卦象曰至萬國
咸寧錢本總在各以有君之下與十行以下分

屬各段者不同此亦總疏不分屬唯錢本所據
尙是宋刻此則爲唐鈔之遺如文言知至至之
可與幾也日本古鈔本皆有言字自唐石經以
下皆無言字此正義覆述經文有言字且前九
三疏引文言云云此本亦有言字可知正義所
據經文本有言字後人據石經並刪正義錢氏
所據單疏已刪此字不待注疏合刻矣

伊川易解六卷繫辭精義二卷

刻入古逸叢書

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爲重
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
校正恐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
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
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
卷宋志傳九卷
繫辭解一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
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
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

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
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
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
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
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宋董楷有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
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
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首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
本真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

本義有重刊吳草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
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
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
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
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
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
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記

古文尙書古鈔本

此古文尙書古鈔本存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未有天正第六六月吉秀圖記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以森立之訪古志照之此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二冊卽容安書院所藏其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二冊則守敬從日本市上得之相其筆迹格式的爲一書不知何時義落其中古字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載古本合其第一卷序後直接古文尙書堯典第一不別題尙書

日本書紀卷一
卷第一蓋合安國序同卷與唐石經合宋以下序後
別題書卷第一五字非也今人以經典釋文覈山井
鼎之書往往不合遂類日本古鈔爲不足據不知釋
文已經宋陳鄂改亂非陸氏之舊阮文達作校刊記
亦未悟及此

尙書正義二十卷 北宋槧本

正義單疏本首孔維上校勘正義表後題端拱
元年三月日秦爽等上表下列勘官軒轅節胡
令問解貞吉胡迪解楨李覺袁逢吉孔維等銜
名次長孫無忌上五經正義表次尙書正義序
序下一行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奉勅撰勅字提行與國子平列題尙
書正義卷第一次行題孔穎達銜與前同唯達
下有等字以下每卷并有穎達銜名唯無等字

言書志卷一
五
每卷後統計若干字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
字左右雙邊缺立眉讓敬弘等諱卷三末書嘉
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約句讀了圓種每卷有金
澤文庫印又有歸源墨印原本今藏楓山官庫
是書中土久無傳本山井鼎作攷文時亦未之
見緣此書寬政閒丹波櫟窗始得殘本獻之官
官併搜索餘卷所在遂成完本余初得後藤正
齊影鈔本蓋正齊曾爲官書掌管故能使人摹
之也因念是書猶是端拱經進原本首尾完具

詢希世之珍乃從書記官巖谷修借原本用西
法照出意欲攜歸釀金重刊久不能集事西氏
又攜入都以付德化李木齋許以重刊旋聞木
齋丁艱恐此事又成虛願也

或云此亦南
宋初刻本

尚書注疏二十卷

宋槧本

南宋紹熙閒三山黃唐題識稱六經疏義自京
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
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
披繹云云故各經後皆有此跋是合疏於注自
此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後十行本板至明猶存
世多傳本此則中土久已亡唯日本山井鼎七
經孟子考文得見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顧
其原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余至日本

竭力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板收藏家余囑
書估信致求之往返數四議價不成及差滿歸
國道出神戶迺親乘輪車至大板物色之其人
仍居奇不肯售余以爲日本古籍有所見志在
必得況此宋槧經書爲海內孤本交臂失之留
此遺憾幸歸裝尙有餘金迺破慳得之攜書歸
時同行者方詫余獨自入大板及攜書歸舟把
玩不置莫不竊笑癖而且癡而余不顧也書凡
裝十冊缺二冊鈔補亦是以原書影摹字體行

款毫無移易固不害爲全書也

黃唐跋是紹熙壬子七經考文於禮記後誤
爲興阮氏十三經校刊記遂謂合疏于注在南
北宋之間又爲山井鼎之所誤也附訂於此
此書今歸南皮張制府

尙書釋音二卷

影宋本刻入古逸叢書

余在日本校刊古逸叢書黎星使女婿張君沆
得影寫此本議欲刻之余謂此書非得之日本
似不必彙入且此書非陸氏之舊乃宋人之書
星使駭然余乃檢崇文總目及玉海證之知爲
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以德明所
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
刪定其文改從隸書故段若膺盧紹弓於釋文
中此二卷深致不滿今不能得開寶以前古本

則此不足驚人也張君意存見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今按此書不特淺改作錢庸改作鏞鳥改作鳥苞改作包旄改作毛鏐改作璆皆深沒陸氏原文惟頗改作陂注云舊本作頗此有唐明皇之詔故不能沒之最可笑者舜典下注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云聊

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是陸氏於舜典全用王注不用方輿傳而今本則改用方輿傳而以王注閒載注中又不申明用姚改王之故而但存陸氏用王氏注於舜典題下豈非大謬

篇中至于北岳如西禮注云方輿本同似仍用王本者其實所載音字皆方輿傳與今本無一字出入且多明明與王注不照者陳鄂不學至此而以刪定通儒之書豈非千古恨事

日本古文尙書古鈔本驪兜作鵬及近人謂爲

日本人僞撰以陸氏此本作驪兜爲證亦癡人
說夢也

或曰子力詆此書然則不猶愈今之釋文乎曰
此則當分別觀之序下訓下攝十四三篇亡盧
刻本四三五倒科斗下蝦蟆不作墓堯典禘下
如兗反不作如充反女于下上惡反不作上而
反舜典下難乃丹反不作乃但及橐飮不作橐
大禹謨解不作懈禹貢雍下州名後同不作後
名州同鉤般不作盤犀細兮反不作緦武城四

月始生魄然貌不作然也酒誥文王第稱穆下
黃僕不作皇僕名誥度待洛反不作時洛洛誥
惟七年周公攝政盧本脫周公二字君奭奔走
下使人歸趨之不作趨之君陳長誅丈反不作
丁丈此皆勝于盧本者也若序高辛下母不見
脫名字舜典四朝下四季誤四季禹貢道作導
而誤音導爲言道洪範無虐馬本作亡侮此誤
作悔蔡仲之命從車此誤作徒顧命車渠車軻
此誤作軻是皆形近之誤或影摹失之

詞言一而卷一
案此本缺慎邁等諱又多改反爲切是南宋刊
本首不題經典釋文卷幾當是單行本然改尙
書音義爲釋音皆謬又題下徐盧二本並有卷
第葉鈔本無之或以葉鈔爲是余謂大禹謨下
注云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
志七錄爲十三卷則陸氏原書載有卷第審矣
葉鈔及此本無卷第者非也

釋文條例云孔傳古文亡舜典一篇齊明帝建
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

篇云於大觡頭買得上之是今之舜典傳明明

爲姚方興作

或云劉光伯作亦非

而攷傳者亦多與他傳

不分非也附訂於此

詩外傳十卷

明沈辨之刊本

每卷題詩外傳無韓字惟卷首錢惟善序題有韓字序後有吳都沈辨之野竹齋校彫篆書木記首行題詩外傳卷第一次行題韓嬰二字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大如錢左右雙邊余以此本校之毛氏津逮本小有異同而此爲優蓋毛氏亦原此本而又有謬誤者也程榮漢魏叢書所據原本脫首卷第二葉竟以抽觴接遊女不可求思刊之其他謬誤亦多何允中雖補此一

葉而謬誤者亦未能校正余嘗作札記視趙懷
玉周案校本似爲詳密云

按沈辨之明嘉靖閒人與文休承兄弟往來孫
祠書目因其木記接錢序後遂以沈爲元人非
也余謂此刻款式雖古而字體實是明嘉靖閒
之格訪古志稱卽以元本重雕者亦非也此本
亦得之立之首有吳氏仲文印又有黑水居圖
書記

周禮鄭氏注十二卷

南宋槧巾箱本

宋刊巾箱本周禮唯齊次風石經考文提要猶
及見之近來箸錄家未之聞阮氏校勘記亦不
載知傳世鮮矣中有重言無重意故標題略之
其文字往往與岳本及明刊徐氏本合注疏本
皆不及也江陰繆筱珊編修愛不釋手乃影摹
一通而以原本歸之

初學記二十四卷出國游注周禮曰囿人掌國
游之獸禁鄭元注云國之離宮小苑游觀處今

言書志卷一
本周禮皆作囿游注云囿游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據疏說云云知賈公彥所見本已如此想宋以下板本無異同者國游園游皆通觀上無游字不可讀而阮校本不及之附記於此近見歸安陸氏有宋槧巾箱本周禮然彼有重言重意互注字亦非此本也

儀禮鄭注十七卷

明陳鳳梧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經注並同首題儀禮卷第一次行題漢鄭玄注三行頂格題士冠禮第一皆非古式附載釋文凡釋經者卽緊注其下其釋注者則加○而附于注後所見宋槧經注本亦無此式者其士冠禮第一下引鄭自錄遂使後來刊注疏者誤認此爲注文而不標疏字按顧亭林據唐石經稱今本儀禮脫經文五條此本五條皆在唯鄉射禮士鹿

中下脫注文耳然以嚴州本校之其他注文亦多脫誤據鳳梧自序蓋以鈔本上本宜其多所遺失也是本爲狩谷掖齊舊藏森立之訪古志稱其與近世所行本大有異同贊爲絕佳之本蓋亦只就閩監毛注疏本校之則此爲佳耳固不足與嚴州本徐氏本並論也然脫誤雖多取源自異其是與嚴州徐氏互證者正復不少此本箸錄家皆不及則亦未可竟廢之也陳氏自序別刊有單經本今不得見觀此可知其概矣

春秋左傳集解三十卷

古鈔卷子本

初森立之爲余言日本驚人秘笈以古鈔左傳卷子本爲第一稱是六朝之遺非唐宋本所得比數此書藏楓山官庫不許出恐非外人所得見余託書記官嚴谷修訪之則云偏覓官庫中未見余深致惋惜迺以所得小島學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眞譜中冀後來者續訪之立之又爲言此書不容遺失俱道是如何積藏之狀復以白巖谷忽一日來告云此書無恙余

言書志卷一
卽欲借出一觀巖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謂貴國有如此奇書韞積而藏何如段吾傳錄於西土使海內學者得覩隋唐之遺不尤貴國之光乎巖谷韞然卽徧商之掌書者借出限十日交還書至果卷子三十無一殘缺紙質堅紉蓋黃麻也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卷後有建長八年叅河守清原建保三年清原仲光文永五年音博士清原等校刊題記余乃倩書手十人至寓館窮日夜之力改爲摺本影鈔之刻期書成其中

異同之迹真令人驚心動魄多與陸氏釋文所稱一本合真六朝舊笈也其有釋文不載爲唐

石經宋槧本所奪誤者不可殫述

別詳札記

今第舉

一二大者如昭公廿七年傳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今各本不疊三族二字得不謂是唐石經以下之脫文乎如莊十九年傳鬻拳可謂愛君矣注楚臣能盡其忠愛所以興各本楚下無臣字尙可通乎又如隱九年傳衷戎師注以過二伏兵各本過作遇山井

鼎所見興國本亦作遇旁注別本作過蓋校者據此本耳而阮氏校刊記非之竊謂此一字千金也蓋祝聃引戎師超過二伏兵至後伏兵後伏兵起戎還二伏兵禦其前後伏兵擊其中祝聃反逐其後故注云前後中三處受敵衷戎師之情景如繪若初卽已遇見二伏兵戎師不鬪卽還走矣安得更隨祝聃至後伏兵處乎此得不謂宋槧以下妄改乎至如何義門所舉死而賜諡古刻多然此類不足稱說矣原本校注甚

爲精密其作乍者作之省作才者摺之省所云摺本者卽謂宋本也此書山井鼎所未見蓋山井鼎爲足利士族足利學所藏古鈔本無左傳故考文只有興國本及活字本而無古本楓山官庫在其京師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余乃從百年後得見彼國學者未見之書不可謂非厚幸乎

春秋左氏傳殘卷

舊鈔卷子本

自昭公二十七年傳惠已甚起至三十二年民
忘止每行字數不等凡書經傳皆不出裕一字
石山寺藏本癸未春日本印刷局借得欲石印
余得往讀之相傳爲唐人筆書法精美紙用黃
麻信奇蹟也注文腳多也字余別有詳校本今
錄其最異者經文二十三十四並作廿世卅
注令終陽凶子作陽凶正子也注子果宋樂祁
也祁下有犁字傳乃辭小國乃作則傳以滅三

族國之良也三族二字疊文按文義則不疊非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脫傳是瓦之罪罪下有也晉祁勝與鄔臧通室鄔作鄔與石經合民之多辟作僻與釋文合注母氏性不曠作不廣傳忿類無期類作類與釋文一本合傳共子之廢其作恭上有與字按文義有與字爲長傳聞其聲而還無其字傳爲鄔大夫鄔作鄔上下注同與石經合御以如臯臯作臯古字通廿九年傳塹而死作塹注同傳能飲食之之作龍傳賜氏曰

御龍下有氏字注在哀二十四年上有事字傳卅年有所不獲數矣數上有禮字傳吳子問於伍員伍作五楚執政眾而乖政下有者以待字之察也察下有之字按唐石經此行計九字是原刊有之字亦唯君作惟命三十一年秋吳則侵楚人作子莒牟夷注在五年作在廿五年

春秋左傳三十卷

舊鈔本

此本不載經文唯第三十卷載經文其分卷與
 唐石經同中缺北宋諱當是據北宋經傳本錄
 出然第三十卷仍錄經文者鈔寫時未能畫一
 耳亦或別有單行傳本缺第三十卷而別以經
 傳本補之耶凡傳文多與石經及沈中賓本合
 沈本之顯然訛誤而閒有與諸本絕異之處則
 者此亦不與之同往往與山井鼎所記異本合洵為北宋善本也
 莊四年以國與紀季各本無國字唯山井鼎云

足利本及宋板旁記異本有國字十六年爲宋
故也各本脫爲字唯臨川本有爲字與釋文一
本合三十年謀伐山戎也各本無伐字石經重
刻增入伐字閔二年命可知矣各本矣作也唯
足利本與此同僖三年未之絕也各本作絕之
此與石經合二十二年隘而不列列上旁注成
字與文選注引合二十九字雖然鄭亡子亦有
不利焉各本無雖字此與石經合文六年辟刑
獄各本作辟獄刑此與沈本合宣十一年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注疏本脫可哉二字此與臨川
本合成二年從左右皆射之各本射作肘此與
纂圖本淳熙本合殺靈侯各本作弒此與沈本
同十三年養之以福旁注引家本作養以之福
十五年向箒爲太宰與釋文沈本合宋殺大夫
山殺下無其字與沈本同十六年晉有勝矣各
本無晉字石經旁增晉字襄四年棄武羅伯困
熊各本困作因唯臨川本沈本與此同八年亦
不使一介行李各本介作个此與沈本同十二

年同姓臨於宗廟同宗臨於祖廟同族臨於禰
廟三臨字各本無十四年吾今實悔過各本今
作令此與沈本合使子行請於孫子各本無請
字足利本旁注異本有請字石經初刻有請字
夫君臣之主也按此恐誤各本臣作神十九年士子
孔亦相親也各本土作二此與臨川本沈本合
二十三年非鼠何如各本作如何此誤與沈本
同二十四年胡載不謀各本載作再二十五年
枕尸而哭之各本無之字此與臨川本沈本同

何以至大焉各本無大字足利本旁記異本有
大字臨川本有大字賦車兵徒卒各本卒作兵
此誤與沈本同二十六年君與夫人各本作大
夫昭三年又弱一介焉各本作个惟明監本與
此同四年曰晉有三不殆各本曰上有公字此
與沈本合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各本吾下有所
字此與沈本同使寘諸饋于介而退各本無諸
字介作个惟文選思元賦注運命論注引作介
五年徹邑休殆各本作怠此與沈本合七年周

文王之法下無曰字旁添曰字八年莫保其性
宋殘本十行本保作信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楚
下無國字與岳本同十四年恤孤寡各本恤作
宥與岳本沈本同十九年民有亂兵各本作兵
亂此與沈本同二十年鄖申各本申作甲此與
臨川沈本同古者無死各本者作若此與沈本
合二十七年工尹麋不作王尹麋定三年莊公
下急而好絜各本作潔此與石經臨川本合四
年命以康誥各本康作唐此與沈本同八年必

以而子厚各本無厚字此與淳熙本合十四年
謀救范中行氏也各本無也字此與石經合哀
元年逢猶當公而進各本猶作滑此與足利本
合十五年事死如事生各本無事字此與沈本
合十七年皇瑗奔晉召之此本召之上旁注宋
公二字二十四年以荆爲太子各本以上有而
字此與足利本合二十五年少畜於公宮此本
公下旁注宮字與石經初刻合其他與各本異
同參半及筆畫小異者別詳校札記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槧本

宋嘉定丙子興國軍教授聞人模校刊未有經傳識異數十事又有校刊諸人官銜及聞人模跋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不附釋音藏楓山官庫蓋卽毛居正六經正誤所稱興國本余以正誤所引十三條對校一一相合又以山井鼎考文照之則彼所稱足利宋本者亦無一不合而山井鼎不言是興國本者以所見本無末題識數葉耳按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稱興國本爲

于氏所刊此本並無于氏之名又稱于氏本每
數葉後附釋音此本無釋音又稱于氏本有圈
點句讀併點註文此本無句讀則非于氏本無
疑蓋興國舊板始于紹興鄭仲熊只有五經聞
人重刊左傳並修他板亦只五經詳見聞人跋至于
氏始增刻九經其五經經注文字雖仍舊本而
增刻釋文句讀故同為興國本而實非一本也
大抵南宋之初諸道所刊經傳尚不附釋音至南宋末則無不附釋音者岳氏既稱
前輩以興國于氏本為最善而又議于氏經注

有遺脫余嘗通校此本則經注並無遺脫或于

氏重刊此書失于檢照而有遺脫耶

于氏增釋音句讀已

非以原書覆板重寫時保無

改其行款故有遺脫之弊且嘗以岳本互勘

皆此本為勝

如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諡杜注皆未死而賜諡此本無未字與何

義門所見宋殘本合岳本有未字非也

不特岳本凡阮氏校勘記

所載宋本亦均不及之然則今世所存宋本左

傳無有善於此者

別詳札記

余在日本曾勸星使黎

公刻之以費不足而止竊羨聞人以校官慫恿

當事者既刻此書又修五經板余亦校官攜此

書歸來數年口焦唇乾卒無應之者古今人不
相及讀聞人跋彌滋愧已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覆宋本

右日本古時覆宋刻左傳集解不附釋音每半
葉八行行十七字森立之訪古志載此書云是
依蜀大字本重刊者與李鶚本爾雅同種其刻
當在應永以前然則此本雖非宋刻而覆板時
亦在宋代故傳本亦絕希也唯立之云是覆北
宋蜀本余親質之則以字體類爾雅又以不附
釋音故余覆校之慎字缺筆知其決非北宋本
其後借得楓山官庫所藏興國本行款匡廓字

體皆與此本同略校數冊文字亦無異乃知此
本卽覆與國本特所據祖本失載考異聞跋耳
森立之未見楓山官庫本
故不知此本原于興國 余乃影摹刻補于此
本後使後之讀者得所指名按岳氏言哀十六
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諸本多無也字興
國本有也字今此本無也字而此事克三字占
四格此明爲重刊時去之後來于氏重刊又依
鄭氏舊本增入也字又岳氏云僖二年若不闕
秦將焉取之原本無若將二字此本擠入故八

字只占六格與後考異亦不相應未知此爲聞
人校刊時改刊抑日本重刊時改刊也惜當日
未以聞人原本校及此余從森立之得此書立
之自有跋在篋蓋裏面稱此書爲市野光彥舊
藏後歸澁江道純是二人皆日本舊藏家今書
每冊首尙有二人印記冊尾市野光彥亦有跋
又稱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而余乃並得之
以一部與章君碩卿 又按山井鼎云慶長活
字板原于此本余嘗互校之亦有異同

春秋集傳釋義十二卷

元槧本有圖

元俞皋撰首吳澂序真書雜以篆書亦頗有致
次引用諸家名氏次凡例凡例後有至元後戊
寅日新堂棗行木記次程朱說春秋綱領次自
序次三傳序次程傳序次胡傳序首題春秋集
傳釋義大成卷之一次行題後學新安余皋述
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雙行行二十七字四
周雙邊中縫雙墨蓋雕鏤精雅錢氏敏求記稱
爲元槧之至佳者信然

俞氏所據經傳文皆宋
佳本往往與唐石經合

槩

言言志卷一

三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宋刊本

刻入古逸叢書

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經本今聞於世者曰周禮
曰公羊曰穀梁公羊揚州汪氏有緇本周禮舊
藏盧雅雨家惟穀梁僅康熙閒長洲何煌見之
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稱為希世之珍此本首
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
不應當由何氏所見為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
重訂者故於何氏所稱脫誤之處皆挖補擠入
然則此為余氏定本何氏所見猶未善也原本

舊爲日本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閒狩谷望之
使人影摹之纖豪畢肖展轉歸向山黃村余初
來日本時卽從黃村求得之愆惠星使何公重
繙以傳會瓜代不果暨新任星使黎公乃以付
之梓人踰年而後成按穀梁所據之經不必悉
與左氏公羊合而分經附傳之例亦與二傳差
互至范氏之解則傳習愈希除注疏刊本外絕
尠證驗卽明知有脫誤亦苦於無徵不信然則
此本之不絕如綫誠爲瓌寶今以唐石經證經

傳以唐宋人說春秋三傳者佐之以宋監本

余所

得日本古鈔經注本首題監本春秋穀梁傳多與十行本經注合注疏本證集

解以陸氏釋文佐之又自宋以來所傳經注本
不必與釋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釋文以
就之至毛本則割截尤甚此本後有仁仲自記
不以釋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釋文猶有漢
唐經師家法今單行釋文俱在此本既悉與之
合故於注疏所附亦不一一訂正焉光緒癸未
秋九月記

論語集解十卷

古鈔卷子改摺
本分爲四冊

卷末有觀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非夫人之爲
書而誰爲書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本住院權
律師豪俊書然則是亦僧徒所爲其引柳下惠
云云未知其解上論二冊爲一手所書墨法濃
古下論二冊又爲一手所書用墨稍淡其自學
而至雍也注皆全載姓名句末亦多虛字然自
中人以上章以下亦僅載其姓述而以下則多
削其名句末虛字亦多刪削亦有全載姓名者

第三冊先進顏淵兩篇全載姓名亦有數章削
名者子路憲問以下至末則全削其名此書不
見於森立之訪古志余初得小島尙質校本於
里仁後跋云弘化三年丙午暮春從卷子改帖
本朱校同異於正平本上層此本上二帖紙墨
最古洵爲六百七年外古鈔而下二帖觀應元
年權律師豪俊所鈔補也又於雍也篇後跋云
卷首至此體式一同斯本實爲六朝舊本轉傳
之真而述而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固

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又於冉子退
朝章馬融注匡字作匡因以爲是豪俊補寫時
據宋代刊本之證又云若據彼改此六朝舊本
則不能免取開元改字之本以駁漢時博士之
譏也今得此原本細審之迺知尙賢所云述而
以下據宋本補寫之說爲謬而所云據宋本以
改此六朝本者爲得其實蓋自述而以下雖多
削其名而與學而一冊同出一手一時所書毫
無疑義況亦有全載姓名者先進以下則多不

言書志卷二
載注者之名而亦未全行刪除其注末虛字雖
皆準宋本而注中實與宋本多異迺知此書四
冊雖出兩人手而實爲一時所鈔其自述而以
下有削名者則以當時習見宋本皆無名故鈔
手隨意省之其有仍全書姓名者則其刪略不
盡者也至退朝章注中匡作匡此亦因當時宋
本書流傳彼國最多觸目皆是故鈔胥輩亦信
筆效之卽如楓山庫所藏古卷子左傳確爲六
朝本之遺而所書桓字亦多作栢蓋緣彼本亦

鈔於宋末故有此弊也不特此也余所見日本
當宋時所鈔彼國古文書及佛經凡匡桓字皆
多作匡栢又如慶長活本七經實不盡據宋本
而所用活字皆缺桓匡貞等筆此足見習慣不
察矣

監本論語集解二卷 宋刊本

宋槧本以學而至鄉黨為上卷先進至堯曰為

下卷分卷最謬當是訪賈所為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論

語卷上次行頂格題學而第一凡十六章下引陸氏釋文集

解音義云云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注二十四字全

附陸氏釋音序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八字

木戳又有魯國城里圖一葉接于序後書中宋

諱并缺筆徵貞慎讓相恒字夕佳唯敬字不缺又蓋有不

知而作章注末引朱氏曰識音志則知此本刊

於集註既行後也今按其與注疏本尤異者若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有注曰徒患己之無能知

與皇疏本十卷注疏本合一貫章有注曰忠以事上恕以接

下本一而已其唯人乎與岳本合見余蕭客經解鉤沈託孤章

有注曰重稱君子者乃可名為君子也與十卷注疏本

合此并足訂近本之脫其他經文尤異者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作民曰敢問死無曰字

與集注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無之字窺見室家之

好窺作闕出納之吝納作內注文之尤要者其

為人也章孔子作孔子曰吾十有五章有所成

也也作立子游問孝章豕畜之畜作交或謂孔

子章與為政同與上有郎字禘自既灌章列尊

卑列作別里仁章里者人之所居仁作人公治

長章總變也變作繫令尹子文章注姓鬪名穀

穀作穀子在陳章狂簡者無簡字雍也章孔曰

以其能簡無孔曰二字子謂仲弓章駢赤也也

作色季氏使閔子騫章託使者託作語我辭焉

作辭說賢哉回也章簞食下有瓢飲二字孟子

反章前日啟啟作奔此恐如有博施章皆恕已
恕作如默識章無是行於我我上有人字用行
章孔子言子作日文莫章凡言文作言凡曾子
有疾章不敢欺詐作誕如有周公章周公者無
者字才難章人才難得人作大麻冕章下拜然
後成禮後下有升字畏匡章未喪此文此作斯
彌高章有所序所作次反魯章反魯下疊字在
川章言凡往也者無也字唐棣章而不自見者
自作得同也非助章無發起無下有所字厚葬

章割止作制止長府章因舊事則可也無也字
善人章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入上有能字
司馬牛章孔子行仁難子作曰棘子成章與犬
羊別下有者字年饑章孔曰孰誰也無孔曰二
字辨惑章孔曰作包曰子張問士章其志慮志
作念會友章友相切磋友作有仲弓問政章人
將自舉其所知舉下有之各舉三字多學章而
一知之作一以知之三年之喪章子生於歲於
作未待孔子章聖道難成成作行歸女樂章廢

朝禮三日無三日二字荷篠章不分植五穀植
作殖大師摯章居其河內其作於大德章小德
則不能踰法無澤字堯曰章殷豕尙白豕作家
凡此者雖不免小有譌誤而其佳者或與釋文
合或與皇疏本合皆證據鑿鑿優於明刊注疏
本其他字句異同不甚關出入者別詳札記按
集解經注本明代無重刊宋本者自集註盛行
之後學者束
諸高閣故有明一代唯存永懷堂一本
然是從注疏本割取非重刻宋本也 國朝
唯惠定宇及見相臺岳氏本至阮氏作校勘記

時並岳本不見此本爲自來箸錄家所不及卽
日本亦罕知之者唯吉漢宦近聞寓筆載其所
見永正年古鈔論語有清原明經宣賢父子跋
其中依唐本補入二處卽忠恕章
及託孤章與此本合而
吉漢宦亦不能指其據何宋本此本書估從西
京搜出前後無倭訓至爲難得余以重價得之
至其雕鏤之精紙墨之雅則有目共賞洵爲希
世之珍也

又按重言重意相傳爲宋人所爲吉漢宦則云

言書志卷二
輯自唐人未詳所出附記於此

又按十行本以下論語注疏不附釋音此本獨載之往往與宋本音義合且有足訂其誤者亦一善也余攜此書歸時海寧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余不之與章君碩卿酷愛之余與約能重刻餉世則可碩卿謂然乃跋而歸之後章君罷官以抵關君季華夙債關君攜之都中又轉售于李君木齋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正平刊本

此本卷末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案正平甲辰爲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市野光彥云道祐居士足利義氏之四子幼喪父與其母居于堺浦遂薙染爲僧更名道祐據所云重新鏤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軸絕不與宋槧相涉其文字較之羣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同閒有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

所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為六朝之遺並非
唐初諸儒定本其語信不為誣案日本國史云
應神天皇十六
年百濟博士王仁齋論語十卷皇太子就而受
之日本之有經典自是始即晉武帝太康六年
也顧前代市舶罕載其流傳中土者唯錢遵王
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認為朝鮮刊本
蓋彼時未知正平為日本年號也況其所得亦
是影鈔逸人貫重鐫本並非原槧爾後展轉傳
錄不無奪漏故陳仲魚阮文達諸人所校出者
十不三四近世張金吾吳兔牀輩始知此為出

自日本然又不知幾經鈔胥愈失其真而此間

所存舊本亦復落落如晨星

又有無跋本界闌
字形全同此本蓋

後人剷去跋文其
實同出一版也

文化間江戸市野光彥以此

本翻雕惜梓人未良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

不多板亦旋毀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

一點一畫模範逼真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原

集解單行之本宋人皆著于錄有明一代唯閩

監毛之注疏合刊本別無重翻集解宋本者

永懷

堂所刊亦從閩本出非
別有所承之經注本也

故我

朝唯惠定宇得

見相臺岳氏刊本至阮文達校注疏時並岳本

不得見焉余得南宋刊本纂圖互注集解頗足訂注疏本之脫誤然亦不載諸家之名

余以為此不足深惜也觀邢氏疏集解序之

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邢疏云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

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則知其所見唯存姓削

名之本此本不知始於何時大抵長興刊布之本案魏王肅傳注周生烈為複姓今但

稱周曰其不學可知及朱子作集注沿其例盡削所引諸家之名遂致明道伊川不分並

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載姓名唯包氏不名以何氏諱咸故望

文曲解何殊郢書燕說乎及南宋朱子作集注

亦僅引孟蜀石經及福州寫本論者頗惜其隘

於旁徵不知其互勘無從也良由長興版本既

行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雖

有舛誤無由參校此晁公武所由致嘅者夫邢

氏所據既如彼朱子所見又如此今之慙遺尙

不足以證開成石經何論陸氏釋文以上則讀

此本者直當置身於隋唐之間與顏師古孔沖

遠一輩人論議可也雖然流俗相習因仍已久

自非眾證鑿鑿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窮經者之

心猶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弃名山之所沈霾往
往有別本為好事者物色以出其閒賸文壞字
得失參池固非鴻都石渠難盡依據要其根源
皆在邢氏見本以前好學深思之士或以徵舊
聞或以解疑滯拾其一字莫非瓌寶以余披訪
所及得目覩者亦二十餘通較之相臺之著沿
革數猶過之岳氏參校諸本凡廿三通不可謂非千載一遇
也乃彙集諸本較其異同別詳札記使天下學者讀
此一本並得兼采日本諸古鈔之長又使知彼

此錯互之中有源流變遷之漸而此本之可憑
邢本之妄刪昭若日月或亦通經學古者所不
嗤乎光緒壬午十月二十八日記

論語注疏十卷

元槧本

首行頂格題論語序次行低一格題翰林侍讀
 學士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臣邢昺等校定三行頂格題序解本書題論
 語注疏解經卷第一行頂格題學而第一旁注
 凡十六章下題何晏集解再下題邢昺疏每半
 板十三行行二十三四字不等注疏並雙行行
 三十二字注緊接正文不別題注字正義則以
 疏字隔之分爲十卷尙仍單疏之舊

宋志論語正義十卷

言書元卷二
三
十行本以下並二十
卷是合注疏者分之
第四卷第八卷後有木記
云平陽府梁宅刊第五卷第九卷有木記大元
元貞丙申刊第十卷題堯都梁宅刊首尾有養
安院藏書印記按今世所傳論語注疏以十行
本爲最古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十行以下皆
同據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此本正
作宋畸若無此本則宋朱二字竟不能定爲誰
誤又不逆詐章古之狂也蕩章及叔孫武叔毀
仲尼章疏文十行有空缺閩監同毛本以意補

此本獨全又十行本以下疏中訛字凡浦鏗及
阮校疑誤者此本皆不誤是此本雖刊於元代
其根源於單疏本決非從十行本出其注文亦
多與宋刊纂圖本合遠勝十行本至其雕刻之
精儼然北宋體格亦絕非十行本所及考元金
之世平陽立經籍所故一時書坊印板麇集於
此今傳世者唯政和證類本草是平陽張存惠
所刊然已經明成化閒重雕已非平陽原本唯
此本尙是原刻初印無一葉損失豈非瓌寶也

哉

又森立之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北宋本論語注疏然彼為二十卷知非此本向謂合疏於注始於南宋有黃唐禮記疏一跋為據則森氏之說似誤然森氏精鑒必不妄語今觀此書字體方正又參差無橫格所見元刊本無似此者或此為翻北宋本因疑論語在當時傳習者多故合注疏為最先也
附各本空缺疏文

不逆詐章 言先覺人者是寧能為賢乎言非

賢也所是下十字各本皆缺不信之人為人億度逆知反

怨恨人之人下十字各本空缺

古之矜也廉章 謂曠蕩無所依據古之矜也

廉者謂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者此二十四字十行本空闕

二十九字闕監亦然毛本臆補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則如日月下四字作貞

明麗天 其何傷於日月乎言下作人毀仲尼

猶毀日月 日月下作雖欲絕 其何能傷之

言言元卷二
十四
乎下作猶欲絕毀仲尼 仲尼亦不下作亦不能傷其賢也

此數處十行闕監並空闕毛本臆補唯貞明麗天四字仍空闕

中庸集略二卷

朝鮮刊本

宋石齋編朱子刪定此書 四庫箸錄者名輯略明嘉靖中呂信卿刊本首有乾道癸巳朱子序此本脫朱子原序末有嘉靖二十五年朝鮮金光轍跋跋中亦稱輯略蓋以近用互稱也按朱子中庸序稱以輯略或問附章句後則此書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逮章句孤行而此書晦雖明人嘗刻之而今又晦時藝興經學廢名爲尊朱而朱子手定之書且在若存若亡之間可

言部卷二
三
慨也夫

中庸章句一卷 不記刊行年月

板心有倭板四書山崎嘉點八字此四書中之
一種也山崎氏爲此閒宋學名儒其所據當是
宋槧精本未有朱子跋一篇爲諸本所無亟錄
於左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
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
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 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
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 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

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

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

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所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意也第二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

今通補爲一章 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

意者也

二十一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

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六章又言天道二十七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

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

而入於天也 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

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

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

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

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	--	--	--	--

唐元宗開元注孝經一卷

享祿卷子本寬政十二年
樵刊已刊入古逸叢書中

按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
 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
 是注凡再修此本為開元十年初注本前有元
 行沖序末有跋文數條書寫人自記稱享祿辛
 卯苾芻堯空寬政十二年源弘賢以此本樵刻
 書法亦神似明皇御書想原本必仿效明皇手
 蹟故此尚有典型也元行沖序後緊題孝經二
 字空一格題御注下行題開宗明義章第一係

言書志卷二
以卷子本改爲摺本每行十五字三才章額上
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知元疏分上中
下三卷與唐志合

按此書與石臺重注本頗有更改固不可以此
本校重注本然亦有足證重注本之異同者如
諸侯章注恆須戒慎正德本作恆須戒懼疏標
起止亦作戒懼阮校以爲誤此本作恆慎戒懼
慎爲須字之誤至戒懼分承上戰兢二項玩注
文自見懼字必非慎誤此石臺本之不可從者

卿大夫章注懈墮也此作惰與天聖本正德本
合士章此作士人章與古文孝經別本合孝治
章注臨撫其人岳本改撫作於此作臨莅可知
岳本之作於因形近而誤紀孝行章注擗踴哭
泣此本踴作踊與天聖本合五刑章君者臣所
稟命也天聖正德本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
所稟教命也然則重注本當是臣之所稟命也
各脫一字耳豈唯不孝此作皆爲與疏合廣至
德章注家到戶至正義云此依鄭注阮校文選

言言卷二
注引鄭注家作門此仍作門則知作家者石臺
所改恐非明皇原本應感章光于四海注于作
於石臺天聖岳本皆同與經不相應此注作充
于四海乃知以充釋光故改于作於石臺等本
注中之光當爲充誤是皆足以訂證石臺諸本
異同之迹至此本亦閒有脫誤則由鈔寫筆誤
不足怪也

按源弘賢跋稱應感章長幼順故上下治疏與
注不合今按此本注云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

效上無不理也正義云云果與此本應今略校
之亦不特此條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此本注
云言人有上三惡皆爲不孝正義云云亦與此
本應而與石臺不合竊怪邢氏剪截元疏而不
知元疏本爲初注本而作可謂至疏豈邢氏作
疏時第見元氏單疏而未見元宗初注本故其
序文只知天寶二年之注不言開元二年而疏
中與石臺本違異之處遂失之不覺然則此本
真唐人之遺爲北宋人所不見若非有元疏序

言書志卷一
可憑誰信有此事哉

又按古注與疏皆別行無合併之本此本祇錄
注文何以有元疏之序並三才章廣至德章有
疏中疏下之語然余所得日本易書詩古鈔北
宋單注本其楣端往往錄疏中要義以便講習
不得謂皆從南宋合併之本錄出也日本古鈔
本經書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謂是彼國人
所加森立夫謂是隋唐之遺余通觀其古鈔本
唐本最多虛字至北宋始多刪削而未盡至南

宋迺翦截八九遂各本爲一律頗與立夫之說
相應但此本注腳較石臺每多也字兩本雖有
初注重注之分不應違異若此余後見鈔本至
多乃知古鈔者因注文雙行難于均齊字數故
往往於對行字懸空數字者增添虛字以足之
故所增之字總在注末而各鈔不同其在注中
者則原本皆如是故各鈔皆同至於經文則毫
無增損其有異同故是隋唐之遺阮說森說各
據一邊爲發其凡於此

唐元宗天寶重注孝經一卷

翻北宋本

卷首題孝經序次行上空四字題御製序并注

序後上空四字題開宗明義章第一卷末閒一

行題御注孝經一卷又閒一行載孝經音略每

半板十五行行二十二三字至二十四五字不

等左右雙邊書中避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

按

字係章獻明肅皇太后家諱天聖元年太后崩

朝稱制令天下皆避其父諱明道二年太后崩

後據通字諱則此本當是天聖閒刊本其中與

石臺本異者開宗明義章前無孝經二字諸侯

言書記卷二
章注履薄恐陷誤伉陷卿大夫章注懈墮也墮
作惰孝治章注得小大之歡心脫得字助其祭
亨也亨作享鬼神亨之亦作享聖治章注懸衾
篋枕懸作縣五刑章注臣所稟命所作之應感
章注王者父事天者誤孝喪章擗踊哭泣注踊
作踊其他皆與石臺本同遠勝相臺岳本文政
九年狩谷望之以此本影樞重雕板亦有跋一
通引其國古制頗足攷見鄭孔御注傳習之由
錄之如左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直解一卷 鈔本

此本孔傳與前二本略同直解一卷則爲孔序
作疏不題撰人名氏訪古志載求古樓藏二通
題魏劉炫魏爲隋誤無論矣但劉炫所作爲述
議五卷稽疑一卷不名直解且此卷中明引述
議子者德之稱一條則非述議審矣又每章題
解皆引邢疏 與山井鼎所稱合但彼本
夾入注中此則別爲一卷 則是以
今文之疏竄入古文之本山井鼎稱爲後人附
入當得其實

類聚名義鈔十冊

舊鈔本

此書無撰人姓名亦無年月其原本不知其爲
卷子爲摺本此則狩谷望之舊藏影鈔本每卷
面尙是望之題籤其書分部以人字起至酉字
止又別爲雜部以附其後其分部若有次第若
無次第以佛法僧三字分爲十冊佛字四冊上
中各一冊下二冊法上下三冊僧上中下三冊
然亦僅標目有此名其本書則但題爲類聚名
義鈔其書正俗並收而以倭訓注于其下其每

部之中名義可以相附者卽彙人之有似類書
如魚部中有新婦黃頰石首等各目是也然若
此者僅十之一二全部仍以偏旁爲主雖稍涉
龐雜然古文奇字賴之以考見者正復不少固
不得以說文等書律之也

